



胖 哥 哥

觀 心

俗語說：「宰相肚裡好行船」。我同學的爸爸，並非雄才大略滿腹經論身居要職的大官，只是某機關的一個中級職員吧了。但因他精力過人，脾氣出奇的好，又肯替他人服勞，不管在家庭，在社會，儘稱得上是名符其實的「公僕」。

他任勞任怨，氣度之恢宏，又何止肚裡能行船？。終年在他的口袋中，離不了別人托他募化的捐冊；有修建廟宇的、募集救濟院基金的、學校蓋圖書館的、為舖弄堂裏水泥馬路的、翻印濟世善書的……這些旁人見了最頭痛的要門托鉢，他用一顆微笑而樂觀的心承當了。那有什麼關係呢？只要不是為自己的利益打算，而有利於多數人的事，被少數人討厭也不要緊，暗裏在替他們建立善緣呵。所以，儘管惹麻煩上身，受盡了委屈，他仍甘之如飴。否則，個個爭做聰明人，沒人肯任傻瓜的缺，世間之糟，將伊於胡底？美好的世界，原是傻子建立起來的呀。於是他仁厚的心胸，一天天積極地膨大，好像是一間其大無比的房子，足以容納世間一切的勞累和憂患，帶上他一家子，誰有解除不掉的痛苦，小不如意，都可往他那房子裏扔。他永遠笑嘻嘻的，同彌勒佛一樣的寬宏大量。

不過，他對他的家人，不免偏向溺愛。下班回來，常帶一包點心

，或是一袋水果，想博妻兒一笑。結果，一大群孩子，你搶我奪，爭多較小，「慾壑」難填，往往不免大打出手，哭鬧成一團。這雖不是啼饑號寒的哭，但由「自私」引發的一場暴風雨，做爸爸的確無法去平息。待大家擦乾眼淚，有說有笑，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時，這在他算得到報酬了。

星期假日，孩子的同學們都喜歡到他家去玩，因為他們的天地寬潤，有別處難獲得的放任和自由。說去看電影吧，大夥兒趁上公共汽車，一會兒就到了電影街，不必說排隊買票的當然是他老人家。等進了場，正片開始，他家的小妹忽然說：「爸，我口渴得要命」。他立刻摸黑走出去，買來些大橘子，每人手上塞一個。晚上，我同學提議打橋牌，他爸爸首先高興的附和：「我也來參加一個，要吃咖啡嗎？我煮咖啡是拿手」。他媽媽調侃地笑着：「我從來沒見過，這樣孝順兒子的爸爸！」

了；讓小妹慢慢劃，說不定要寫到下半夜啦。

我的同學，在家排行老二，出名的調皮不用功，偏偏給他考上了大學。這一來，他們家簡直比出了狀元翰林還要得意。他趁合家欣喜若狂之際，提出不少獎賞的條款，其中最厲害的一條：買一隻電唱機。

「嚇！一隻電唱機，頂雙腳的也得一仟塊吧？我想煞了一架掛衣櫥，幾年都沒到手。休談，臨不到你！」他媽媽第一個反對。可是過了不久，他家竟悄悄地有了一隻電唱機，他爸爸手腕間一隻名貴的「羅來克斯」，變了一隻起碼貨的鋼錶。

昨夜我同學正在熟睡中，忽然房東來敲門，十萬火急似的，給一室的人都吓醒了，睡意朦朧中，以為是地震，又以為是失火。原來是台北來的長途電話，接過電話，他喜歡得跳起來，他說以後可以和貝多芬，莫扎爾天天相晤對了；一向渴想的電唱機，明天他哥哥乘飛機車送來，關照他到車站去接。

午後，他告了一堂課的假，特地到車站接哥哥。列車進站了，旅客從車門傾瀉出來，眼睛盯住人群搜索，終不見他哥哥的影子，下車正預備走開，特然望見遠遠的車門裏，擠下一個人來，臃腫腫的，兩手携滿了東西，他仔細一瞧；哈，可不是他爸爸來了？他連忙向前去接，一邊抱怨着：「爸爸，何必你自己跑一趟？你公事忙，又得請假」。

「唉，我不放心讓大慶送來，店裏說這電唱機的結構，最是精巧

不過，震動不得。我拿條棉被給它和唱片裹在中間，像抱住個孩子一樣，一路抱着」。他一面說又指着手上的一些紙袋，「哪，這是梅龍鎮的菜包子，那是老天祿的西點和五香豆，這幾天蘋果便宜，我買來不少」。

接收這些可愛食品的人，雖還未吃到嘴，早已吸飽了那噴溢出的香甜味兒了，因為這些大包小包已在他爸爸慈愛的密液裏浸透了。

走出收票的欄柵，一群同學迎來，有的唵哨着，有的歡呼着；「啊，小慶，這樣多好呀，請客，請客！」其中有一個竟自走過來，拍着他爸爸的肩並打着哈哈：「喂，你是小慶的哥哥？好一個胖哥哥呵！今晚打撞球好嗎？我請你」。頓時，小慶應得不得了，暗底扯扯那冒失鬼的袖子：「不是我哥哥，是我爸爸」。一言未了，那位仁兄，惶恐得無地自容，羞紅了臉，訥訥然，不知是道歉，還是趕緊逃走的好。

他的爸爸可樂開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：「小誤會，小誤會，沒有關係」。不由的摸摸自己的頭臉，這是第一次給人誤認他是他兒子的哥哥吧？這種誤會實際是很愉快而美妙的。車站候車室裡有一面大鏡子，照出他頭油亮的黑髮——兩鬢花白的短髮，在光線的反射下，竟覺察不出了。紅光滿面的胖臉，挺着個圓肚皮。後面跟着一大群小夥子，看起來他今天真是精神百倍，恍惚年青了二十歲，在他滿臉春風的微笑底下，也許正在心裏說着吧：「做他們的哥哥，恐怕也差不多